

风物 深度

香港“鸡蛋蒸肉饼”来台变“绝命青年”：独立乐团在这时代的内心翻滚

“天始终会亮。人总会抑郁，我只是想为那些抑郁的人带来力量。这一年来很多人离乡背井，我们想要大家知道，大家并不孤单。”



香港乐队绝命青年，Soni(左)和Soft(右)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发自台北 | 2022-01-03

“绝命青年”来得风尘仆仆。

下午两点，她们骑机车前来，阳光耀眼；走入咖啡店后，两人身上仿佛还沾著发烫的光粒。总算坐了下來，翻看菜单，Soni忍不住念出拗口的菜品名，Soft就笑Soni国语讲得有够烂。两人间的“交锋”一来一往，持续悬浮在空中，从没停过。

主音Soft和吉他手Soni，是香港数字民谣（Math Folk）乐队“鸡蛋蒸肉饼”（GDJYB）成员，曾以团体获得2018年台湾金音创作奖“海外创作音乐奖”，此前也数度在台举办演出。“鸡饼”创团近十年之际，两人决定来台发展，并另立二人音乐组合，取名为“绝命青年”。

2021年4月，与很多香港人一样，“绝命青年”选择踏上漂泊旅途，寻求另一种生存方式。然而在塞满音乐设备的行李中，却连一件冬衣也没有。“我本身以为年底还有机会回到香港，现在看来是没可能了。”



2021年12月18日台北，香港乐队绝命青年在台上表演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绝体绝命，黑暗中找光束

绝命，听起来有种决绝的意味；然而绝命青年发布的第一首歌曲《天始终会亮的》，却有别于以往“鸡饼”的杂糅风格，以一把声、一支吉他，缓缓推进，捕捉天光。

为何要取这样的名字？“本来也有很多选择的，最后还是觉得‘绝命青年’好，有小小型（酷），又不会太核突（难听）。”Soft解释道，“以前玩过一个很hit的日本游戏，叫做‘绝体绝命都市’，讲述城市发生地震灾难之后，里面的角色要如何逃生、如何生存。我们当时觉得，现在就好像一个灾劫后的世界，作为绝体绝命的青年，要找方法在乱世中生存。”言毕，Soft望向Soni，鬼马地笑了笑：“同埋听起来几型呀（而且听上去蛮酷呀），用国语读也不觉奇怪。”

2021年4月，与很多香港人一样，“绝命青年”选择踏上漂泊旅途，寻求另一种生存方式。Soft拍摄影片，记录了此次离境全过程：两人推车里塞满了大小行李，身为音乐人的Soni还随身带著“架生”（工具）：吉他、混音器材、一堆电线，以至过安检时被仔细盘查，差点拖慢了行程。“她去到哪里都被人以为那些（音乐器材）是炸弹。”Soft调侃道。

然而在塞满音乐设备的行李中，却连一件冬衣也没有。“我本身以为年底还有机会回到香港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”Soni略显无奈，Soft则“打蛇随棍上”（顺杆往上爬）：“当时你还笑我，怎么带那么多冬天衫。”这的确是一场无从预料的旅途。虽然两人一早决定来台发展，但随著疫情态势改变，计划不断被打乱；最后总算抵埠，却不知何时才能回到香港。





乐队“鸡蛋蒸肉饼” (GDJYB) 首张同名EP。图：网上图片

“鸡饼”十年，演出足迹不止于亚洲，更远的澳大利亚、美国、乃至冰岛全都去过。但在瘟疫时期，台港之间短短1.5小时的飞行距离，却显得“这么近，那么远”。“原本希望我和Soni留在台湾，‘鸡饼’另一团员、贝斯手Wing就在台港两边走，但现时情况不容许。现在只要一来台湾，就是一次long-term stay了。”Soft说。

坐在一旁的Soni想了想，补充道：“但我觉得long-term stay也是好事。要在一个地方发展，没可能一两个月就要回一次香港，始终要留在这里，就要有一个更长期的计划。”

Soft也认同这一看法：“想像中来台湾发展，也许就是参加一些当地的演出；但现在开始发觉，要深耕细作的话，必须要在一个地方住下来，慢慢发展才行。本身台湾对独立乐队、另类音乐的接受程度比香港高，土壤更加丰富一些，我们一直都很想来长期发展，但一直没有什么原因迫使自己来，也就不会无端端离开comfort zone。”

疫情下虽有万般限制，却也是两人的驱动力。绝命青年成了Running youth，冲破舒适圈，异地而居。“绝命青年”在成团文宣中写道：“很多年前就有创作二人音乐作品的念头，只是一直没有认真实行。直到我们搬了来台湾，也就只有我们两个能够互相依靠了，顺理成章地落实了一些一直想做的事情，写了几首轻快但不愉快的歌。”

只是两地交流虽频密，但在音乐产业形态、工作模式上仍有殊异。台湾乐团素有“跑校园”的传统，意在各大高校巡演、吸引到更多听众。Soni提到：“常常有人跟我们说‘不如你们跑遍整个台湾的校园’，我觉得这件事是有可能发生的，但还要再问多几个朋友，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开始。”Soft也在一旁打趣道：“系啰，话跑就跑吗？就咁行入校园跑（是呀，说跑就跑吗？就这样走进校园跑）？”

又如香港有工厦band房文化，独立乐队多数都会长租一间斗室来“夹band”，band房可以作为相对稳定的聚脚点；而台湾的练团室已具规模，因此要练团，则多数要租用市面上的rehearsal room，“除非是经营了一段时间的乐团，或者自己搭一间房子来搭band房，但始终比较少。”Soft直言目前尚未熟悉台湾的工作模式：“我们也在向一些音乐人或其他幕后策划人请教更多，这一年会继续努力，慢慢深入，认识这里的文化多一点，才能够了解他们如何运作。不急的。”



2021年12月18日台北，香港乐队绝命青年在台上表演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面对抑郁潮，创作是一种发放

“天始终会亮的。人总是会抑郁的，我只是想为那些抑郁的人带来力量。”
“这一年来很多人离乡背井，我们想要大家知道，大家并不孤单。”

“绝命青年”为第一首单曲 [《天始终会亮的》](#) 制作了MV，在淡水海边取景。

“我们想要海。”Soft说。

影片开头沉浸在暗夜中，只有一点点光束滑动，难以捉紧；然后有了人影，有闪动的海平面，云层中若隐若现的橙红色。“海给人的感觉，就是有时很平静，有时很波动。潮退潮涨，人生也是这样，好像一个浪，扑过来之后也会退，但退去之后还会再次拍岸，我们想表达这样的意境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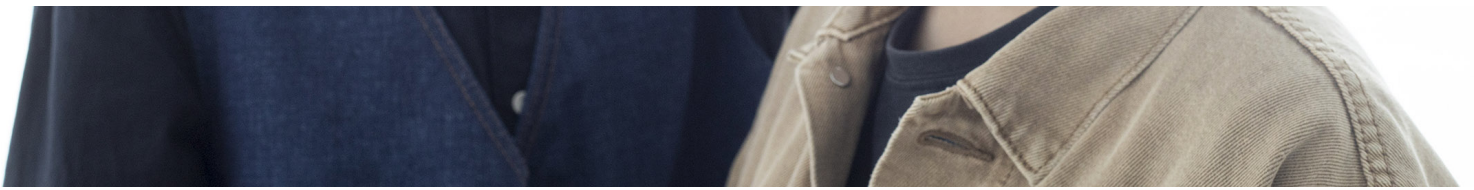
回想起创作这首歌的过程，Soft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来台湾隔离十四天前，我们曾夸下海口：十四天内要做一些歌出来！结果只做到一首。”Soni旋即补刀：“而且还是一两年前就开始写的，2019年之后。”2019年之后，香港乐坛涌现出不少关于“明天”的作品，黄妍《天光前》、Serrini《晚安，明天见》、C AllStar《没明日的恐惧》，唱出集体的迷茫与失落。Soft写这首歌，则是想为人生带来一些希望：“天始终会亮的。人总是会抑郁的，我只是想为那些抑郁的人带来力量。”

“现在很多人的状态都是比较虚无些的，尤其是这一代香港人，感觉有所迷失，无力感好重。《天始终会亮的》是一首带点忧郁的歌，但不希望只带出绝望的感觉。”歌词里有一句写道：

明天云飘往哪里
没有人知道
只要太阳还是会升高
只要明天还会来到

Soft填词，像是在茫茫海水中打捞起失落的，再给予一个轻盈的拥抱：“真的没人知道云会飘向哪里，但无论云会飘向哪里，天都是会光的，明天依然会到。”





香港乐队绝命青年，Soni(左)和Soft(右)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12月17日晚，公馆河岸留言live house挤满听众，“绝命青年”在此举办了来台后的第一场演出。狭小的舞台上，Soft戴头巾、Soni戴墨镜，音乐开始即身随节奏摆动，很有型格；每唱完一首歌后，两人又释出浑身解数、搜刮脑海里的国语词库，与观众密集互动，逗得台下一片笑声。

“鸡饼”来台演出次数不少，也累积了一定数量的观众，在台湾发展看起来理所当然、也必定顺风顺水，然而Soni却在移居后，敏锐地感受到了身份上的尴尬：“有时会想到，始终我不是本地人，在处事、工作上，都会有很大的代沟。”当晚演出曲目里，有一首暂名为《离开的人》的新歌，是写给离家漂泊的人们，歌词融入了身居异地的两人此刻的瞻望：“在世界某一个角落，我们一定会重聚”。在演唱前，Soft说：“这一年来很多人离乡背井，我们想要大家知道，大家并不孤单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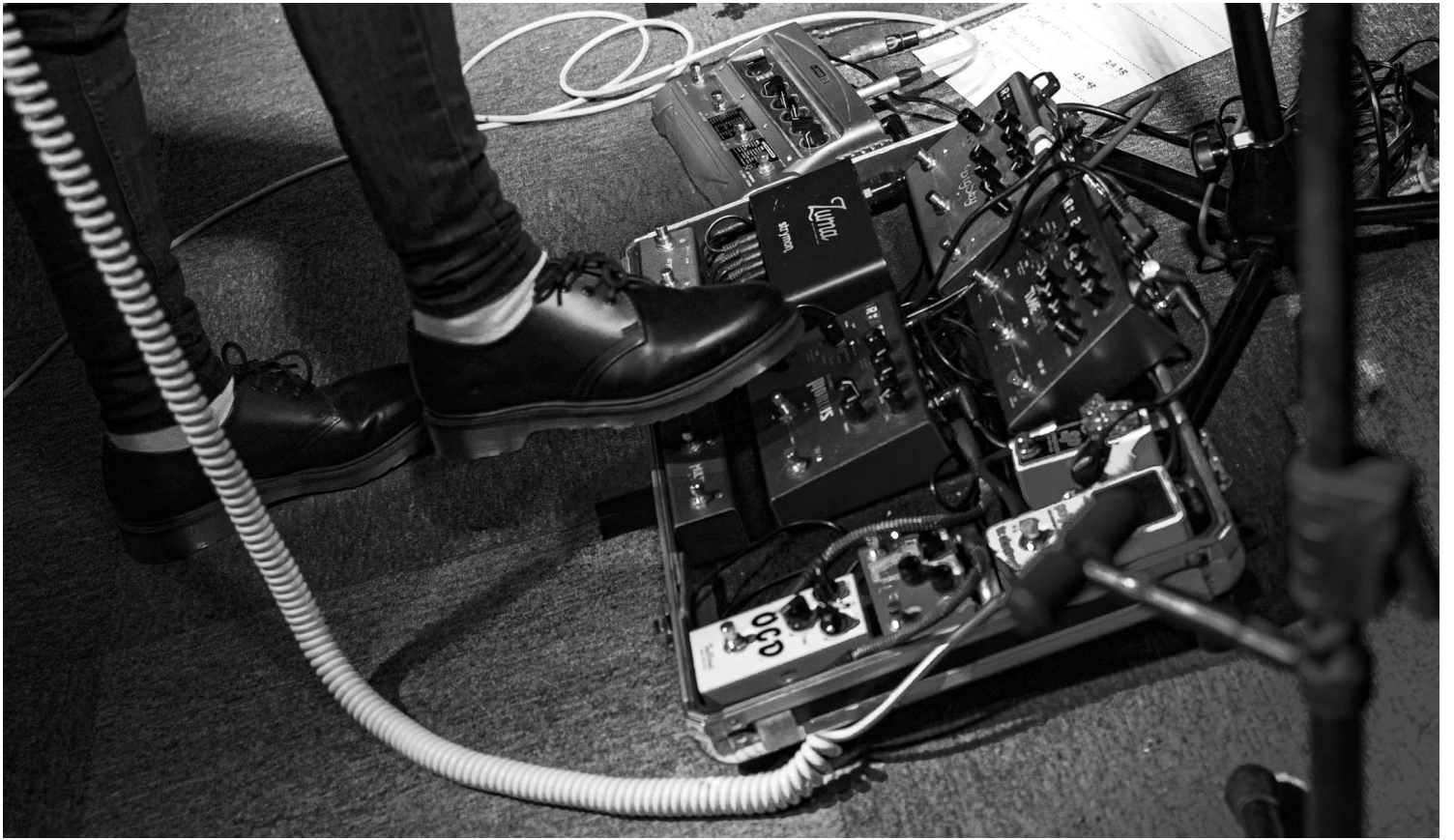
“创作的本质就是表达和记录，我们活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，就会有什么样的声音与故事。很多时候并不需要通过创作活得救赎或力量，因为创作是一种发放，不是接收。我们希望人们从中感受到故事，喜欢听，那就够了。”时代那么快，“绝命青年”在回应与记录之间，也正努力摸索著新的音乐风格。

“整天有人问我们：‘怎么？现在鸡饼只剩下你们两个？’”Soft笑笑口否认道：“不是的不是的。‘绝命青年’是另一个团体，所以也想在音乐风格上做一些转变。但始终都是出自于我们之手，是不是会完全不同？我觉得那是很难的。只是希望尽量不要太相近，而且‘鸡饼’始终比较rock一点。”

“‘鸡饼’会比较外放狂野，但‘绝命青年’是比较内在的狂野，在内心翻滚的那一种。”Soni补充道。Soft进一步解释两队曲风的差异：“‘鸡饼’会更另类一些，‘绝命青年’则想走一种倾向电子的声音，曲风反而没有那么另类。对于听众而言，‘鸡饼’并没有那么容易消化，但我们也想做一些比较容易消化的音乐。”

可以说“绝命青年”是带著香港元素、在台湾萌发的音乐组合。台湾的一切，对于两位创作人而言既熟悉又陌生，新鲜的语言、人情、经历，也必然会带来启发和灵感。这一创作机制目前启动了吗？Soft坦言：“创作对我而言，会有一点滞后的，我现在吸收的未必及时呈现出来。创作这件事本身就来自生活，所以我相信之后一定有关于这个地方的创作发生。”





2021年12月18日台北，香港乐队绝命青年在台上表演。摄：陈焯辉/端传媒

Youtube时代，青年们如何发掘彼此

“焦虑的话也就只是生活压力吧。但是谁没有压力呢？一起加油努力吧！”
绝命青年，大概是带著置诸死地而后生的乐观。

演出结束前，Soft随口一问：“其实我们也有一个Youtube Channel，叫做‘小软子又有心事’，有多少人知道？”几乎全场观众都兴奋地举起手。“哗，原来大家都是看Youtube来的，那么……也请大家多多留意我们的音乐。”台下大笑。

从前流行电视捞饭，现已变成Youtube捞饭。尤其是在疫情爆发后，不少艺人、音乐人少了演出工作，却都开始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。“没有演出就没有收入，到了去年，甚至连freelance也没有一件，所以才开始拍Youtube。”Soft苦笑，但说起自己的频道，还是有几分自得：“一开始拍啲野好鬼闷（拍的东西很闷），后来愈剪愈好了。”

在香港，她们拍第一视角的电单车（机车）骑行，加上精心选过的音乐，陪观众一起游车河；有时也上山下海，从石澳大潭到黑角头，发掘无人留意到的香港靓景。后来到了台湾，她们也拍防疫居家生活，台湾好土外，记录在此展开新生活的点滴小事。就连访问当日，Soft刚刚坐下时，第一时间从随行袋中拿出脚

好去处，以求在此展开和生活的点滴小争。就连切问曰曰，Soft刚刚坐下时，第一时间就从随行袋中拿出脚架和相机：“我们可以自己也放一部机器吗？是给自己做一些记录。”

而最近点击率颇高的一则影片，邀请了台湾独立音乐人郑宜农担任嘉宾，谈论台港音乐工业的不同之处。“我们同宜农认识很多年了……死啦，点识架（怎么认识的）？”Soni一脸茫然地回忆著，“突然有点印象！之前我在Youtube拍‘大象体操’的吉他cover，就先认识了他们。他们与宜农有另外一支乐队叫作‘小福气’，大家有所交流，就这样认识了。”“很有趣的是，宜农刚刚出了一首新歌叫做《天已经要光》，与我们的新歌《天始终会亮的》，有很相似的感觉。气场相近的人，也好像容易相熟。”



2021年12月18日台北，香港乐队绝命青年在台上表演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

那么Soft与Soni又是如何结识的呢？Soft不假思索地回说：“也是Youtube识（认识）的！”

“系呀，Youtube带给我们几多野（多少东西）！”Soni笑道，Soft若有所思地感慨：“无怪之（难怪）我们现在是Youtuber了。原来我们是Youtube一代人。”

2012年，Soft已经开始在Youtube上传影片，风格与现在不同，主要以改歌为主。Soni偶然间看到了Soft的影片，很是喜欢，于是两人加为好友，辗转一年多后终于在现实中相认。而当时Soft已经与鸡蛋蒸肉饼

的鼓手Heihei合作，于是连同Soni一起，成立了最开始三人版“鸡蛋蒸肉饼”。回想起这段往事，Soft仍赞赏连连：“当时她（Soni）就好像星探那样，发现不同人的才华。”

“之后一直走到今天，大家开始有不同的发展。”Soni有些感慨。

“就好像鸡蛋会慢慢孵化出不同的生命。”Soft说。

Soni又补充解释道：“对，因此鼓手现在也有自己的单人作品，贝斯手也有自己的影像作品，我们则来了台湾，像是走出了另外一条宇宙平行线，绝命一下。”

从鸡蛋里破壳而出的绝命青年，在大疫年里匆忙告别家乡，整装出发寻找新路。这不免让人想起黄耀明《亲爱的玛嘉烈》里唱的：“惨绿青年／你比我没底线／行装更多／年资更浅／离家更是远”。前些年多讲“边青”、“隐青”、“废青”，不作为或不安分，逐渐成为青年被指摘的两大原因。然而青年的状态怎可能如此单薄：“青年的状态大概就是介乎与少年与中老年之间？年纪确实只是一种心态。任何人也会老去，只要保持包容的心，愿意站在年青人的角度看事物，你就会永远地年轻。我们不会去定义自己是那一款青年，就像许多青年一样其实不喜欢被标签。”Soft回应道。

那么面对无法预测的前路，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呢？

“焦虑的话也就只是生活压力吧。但是谁没有压力呢？一起加油努力吧！”绝命青年，大概是带著置诸死地而后生的乐观，不断向强调著：

只要我们还继续呼吸

只要我们坚持自己

天始终会亮的





香港乐队绝命青年，Soni(左)和Soft(右)。摄：陈焯輝/端传媒